



**作者简介:**胡桃,笔名纽约桃花,北美作家协会、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纽约女作家协会理事,出版长篇传记文学《浮生上海》并获2017年台湾“海外著述奖”佳作奖,2020年获“海外著述奖”新闻评论第一名。

手机铃声再一次在公寓中响起,卧室里回荡着《奇异恩典》的曲调。原本静悄悄的公寓好像添加了一层说不出的寂静,显得更加沉重。

黑猫安德森早已醒来了,它坐在它的Kate spade的鞋盒子里,绿色的眼睛瞟着卧室虚掩的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音乐铃声的消失。

《奇异恩典》已经不知响起了多少次,让安德森终于觉得寂静不再那么可怕。它已经习惯了在寂静的公寓度过大部分的白天时光。但是,像这样与公寓的主人凯莉一起在屋里,却听不到凯莉的一点声音时,安德森开始因这寂静而感到不安。

坐在铺着一层花布的温暖鞋盒子里,安德森努力回想着它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凯莉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跟它讲话的。

它记得自己的猫罐头已经空了,小盒里的干猫食也只剩十几颗了。它最后一次去厨房看自己的饭食,不过就是今天早上。通常凯莉都是在早上给安德森一顿它最喜欢的罐头猫食,晚上给他一小盒它不太喜欢的干食。自从三个月大时,安德森来到凯莉的身边,日子已经过去了四年。四年中,它的饮食习惯已经固定,早上总是一罐新鲜的猫罐头食品,晚上一小盒干燥的小饼干。

早上安德森照例跑到凯莉的卧室里去叫醒主人,顺便提醒凯莉给他喂食。但这次凯莉却一动不动,头发虚掩在她的脸上,让安德森有点不知所措。通常安德森跳到凯莉的身上时,凯莉即便在熟睡中也会醒来,抚摸着安德森毛茸茸的脑袋,轻声细语地跟她打招呼。然而今天早上凯莉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伸出手来摸他的头,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好像安德森根本不存在似的。

安德森的思绪又回到了昨天。昨天的屋子也像今天一样静悄悄,早上他跳到凯莉在床上时,凯莉好像蠕动了一下。安德森在凯莉的肩膀旁躺了下来,似乎能感觉到凯莉身上的余温。

几个小时过去,凯莉依旧没有像往常一样起来给安德森喂食。安德森只好灰溜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自己到厨房的盒子里去吃还剩下的一点点干

食,然后走到客厅的窗台前眺了上去,望着楼下的街道。

安德森最喜欢坐在窗台上看着楼下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然而,半个多月前,街上忽然变得空旷起来,行人车辆都不见了。安德森感到好奇怪,然而,它依旧坐在窗台边观看着楼下街上的动静,因为除此之外,它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这天快到黄昏的时候,坐在鞋盒子里的安德森终于耐不住饥饿,再次跑到厨房的猫盒子那儿将盒子里的最后剩下的几粒干食吃完,舔舔嘴,几个猫步跳到凯莉的床上,用脑袋去拱凯莉的头。以前,它肚子饿的时候,就会这样跑到正在电脑上工作的凯莉身边,跳上电脑桌,用头蹭着凯莉的脸和身体,提醒她去喂食。现在,安德森如法炮制,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去蹭凯莉的身体和头。然而,凯莉依旧毫无动静,任凭安德森不断地在她的头上身上蹭。

看到凯莉毫无反应,安德森有点慌了,它用舌头开始舔凯莉的脸和手臂,感到凉森森的。安德森开始觉得不安了,它不断地用头拱凯莉,发出喵喵的叫声,似乎要把凯莉从梦中唤醒。公寓里的光线开始暗淡,黄昏的最后一道光正从窗帘半掩的窗户上溜走,很快,公寓就要陷入夜幕之中。一房一厅的公寓都显得那么寂静,只听到安德森不断的喵喵声。

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有脚步声在楼道里响起。害怕极了的安德森迅速冲到门口仔细倾听脚步声的来来源,然后发出警惕的低吼。脚步声在公寓的门口停下,然后就是几个不同的男声。安德森听到了对讲机的声音,好像还夹杂着担架车滑行在楼道里的声音。“就是这间公寓,我们得把门砸开”,有个男声说道。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对讲机发出了浑沌听不清的回音,好像在发什么指令。

很快,公寓的门发出了门锁被凿开的声音。安德森吓得一溜烟地跑到凯莉的卧室,藏到床头板后面。

门锁被砸开了,安德森听到了几个不同的沉重的脚步声以及担架车的声音在客厅里响起。它全身缩起来,一动不动地躲在床板与墙之间的夹缝里。

很快,沉重而杂乱的脚步声走到了卧室,迅速地在凯莉的床前停下。几分钟的静默之后,有人在对讲机中说:“她已经没气了”。很快,担架车的车轱辘声进了卧室,有人将凯莉抬起来放到了担架车上。也许只过了十多分钟,也许过了很长时间,安德森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它觉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

脚步声和担架车的声音都远去了,公寓重新开始安静下来。安德森从床板后面爬了出来,再次跳到凯莉的床上。此时此刻,夜幕已经完全掩盖了曼哈顿,窗外远处的万家灯火开始亮起。床上已经空无一人,凯莉不见了,只有散落的被褥还是像早上那样摊在床上。

纽约桃花(美国)

## 黑猫安德森(小说)

导读:2020年春,疫情席卷纽约。一只失去主人的黑猫在疫情中彷徨无助,等待它的命运是什么呢?

安德森忽然感到寒意,它匍匐在凯莉睡过的被褥上,眯着眼睛开始打盹。安德森的一项策略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先眯眼打个盹,希望醒来时一切都恢复原样。就像以前,它每次傍晚等凯莉回家不耐烦时都会先打盹,等眼睛睁开,凯莉已经掏钥匙在开门了。这次,安德森也希望如此,等它再次睁开眼睛,凯莉又会像往常一样地在用钥匙开门。

不知过了多久,安德森再次睁开眼时,就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它兴奋地睁开了眼睛,准备跳下床跑到公寓门口去迎接凯莉。

然而,这个脚步声好像有点陌生,不像凯莉的声音。安德森开始犹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正在它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有两个穿着纽约警察制服、带着防护面具的年轻男人进门来了,安德森僵住了,一动都不敢动。

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察看到安德森,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他微笑着看着安德森说:“猫咪,好可爱的猫咪”。安德森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每次凯莉的朋友来家的时候,都会说同样的话。有时候凯莉带它出去散步,路人看到安德森也都会说同样的话。

安德森抬起头望着年轻男警察一脸慈爱的笑容,知道他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危险,于是,它放松了警惕。

年轻警察慢慢靠近安德森。他的动作轻柔敏捷,在安德森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带着防护手套的年轻人已经把它抓到手中。

接下来,安德森的记忆有点乱,它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被人带进车里。然后,又经过了一阵子的颠簸,不同手的交换,不同的声音有男有女,进了不同的车,然后又是一阵颠簸。整个过程中,安德森几乎吓破了胆,全身一动不动地缩在笼子的角落里。安德森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不知道自己到底被易手几次,换了几个地方。

安德森终于看到它熟悉的人时,已经是一天的傍晚了。笼子门被打开的时候,它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它:“安德森,你还好吗?”

有一瞬间,安德森以为是凯莉的声音,它激动地忽悠一下站起来,钻出笼门。站在它眼前的却不是凯莉,而是凯莉的母亲。凯莉的母亲将安德森小心地抱住不断抚摸着它;“可怜的小安德森,一定吓坏了”,她说。

安德森放心了,因为它认识凯莉的母亲,马上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它在凯莉母亲的抚摸下,发出舒服的咕噜声。安德森已经很多天拒绝好好吃东西,变得有些瘦骨嶙峋。因为

紧张和恐惧,它好像并没有感到多饿。然而此时,在凯莉母亲的怀抱里,它忽然饿了。于是,它仰头看着凯莉的母亲,毛茸茸的脸上的几根银白色的长胡须须在屋中的灯光下闪着光泽。就在这个时候,它看到凯莉母亲眼中的泪水,感到几滴温暖的泪滴落在自己的猫脸上。

它听到凯莉的母亲跟先生说:“幸好找到安德森,不然,它会饿死的。凯莉生前那么疼它...哎,我可怜的凯莉!”

3 几天过去,安德森已经恢复了常态,它每天除了吃喝之外,就是蹲坐在自己的猫盒子里,等着凯莉来接它。它似乎已经懒得去窗口张望,尽管凯莉母亲家的窗户比凯莉公寓的又多又大。

凯莉的母亲每天都打开电视看新闻,但却没有声音。画面基本都是纽约发生的新冠疫情以及死亡人数的报告。安德森有时候会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电视机里的画面,好像看电视似的。其实,它不过是陪陪凯莉的母亲,因为她常坐在那儿对着电视画面掉眼泪。安德森每到这时,就会爬到凯莉母亲的腿上一动不动,让自己温暖的身体缓和凯莉母亲的腿。以前凯莉伤心的时候,安德森就会这样做,凯莉每次都会抱住它,把头埋在她的毛发里哭泣,凯莉的眼泪会透过安德森的毛发湿润着它的皮肤。安德森不喜欢湿漉漉的感觉,它会马上跑开一会儿,然后再回到凯莉的身边。

有时候,凯莉的父亲会轻声安慰自己的太太说:“亲爱的,不要哭了,我们要想想如何为凯莉成立一个捐款基金,这么多人在疫情里失去了亲人,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样凯莉就没有白白死去”。

安德森不懂什么是死,也不懂凯莉的父母交谈的内容,它每天只是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就是在它漂亮的猫盒子里等待凯莉的出现。它记得凯莉给它这个猫盒子的时候,它还很小,如今它长大了,已经塞满了一个盒子。有时候,安德森会伸懒腰,盒子的边缘开始慢慢裂开,像是要被安德森撑爆了似的。安德森无动于衷,它只是想念凯莉。

有一天,安德森的父亲拿着当地的报纸给凯莉的母亲说:“凯莉的事情上报纸了”。凯莉的妈妈打开报纸,上面有一块小篇幅的报道:33岁的纽约数字媒体营销分析师凯莉曾是一位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她因为新冠死于自己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寓里。纽约警察局得到她父母的报告后,前往凯莉的公寓将凯莉的遗体运走。凯莉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有一只四岁的爱猫安德森。稍后,警察在凯莉

的公寓里找到了安德森并把它带到了宠物收养所ACC。通过扫描猫身上的芯片后,确认该猫就是安德森。经过14天的隔离,ACC在另一名营救自愿者的帮助下将安德森带到凯莉的父家中。凯莉的父亲说:“这只猫对我们的女儿非常重要。对于ACC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感激无法言表。安德森不过是ACC收养的主人死于新冠的宠物之一。ACC发言人表示:“当看到一只迷惘而恐惧的宠物被送进来,知道它们永远不能再回家时,真令人心碎。”

凯莉的母亲再次热泪盈眶,她拿着报纸的手开始不断颤抖。凯莉的父亲拥抱着妻子,让她埋在自己的怀里抽泣。

电话铃响了,凯莉的父亲拿起手机回电。安德森听他说:“目前因为疫情,我们还无法安排凯莉的葬礼,只能按照殡仪馆的规定,举行一个规模的家人告别仪式。我和她母亲以及其他人会去跟凯莉告别,但其他人都无法参加。”

对方似乎在说着什么,但忽然凯莉的父亲声音开始哽咽,他下意识地撇了一眼安德森,说:“我不想谈凯莉,我和她母亲实在太伤心了。我们会以凯莉的名义办一个基金,帮助其他像凯莉一样因为疫情而突然过世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宠物。”

安德森不明白凯莉的父亲在谈什么,但是一听到凯莉的名字,他开始低声喵喵起来,尾巴也开始不安地甩动。

凯莉的母亲赶紧抱住安德森安慰它说:不要怕,你还有我们。我们会像爱凯莉那样爱你的。安德森的眼睛开始望着凯莉的母亲,她哭得已经红肿的眼眶溢满了泪水,看得安德森不忍目睹。

4 在凯莉母亲家住了几天后,安德森再次上路,被送到凯莉的哥哥家。临行前,凯莉的母亲买了很多安德森爱吃的猫罐头。她一面爱抚着安德森,一面低着头,低声地跟它说着话:“我亲爱的安德森,我要把你送到凯莉的哥哥家里了。他们住在奥尔巴尼的一个小镇里,离开我们这儿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虽然我很爱你,但是凯莉离开后,我们太伤心了,无法好好照看你。凯莉的哥哥家里还有两只可爱的猫咪,你有了它们做伴就不会再感到孤独了。以后,我会去看你的。”

安德森用迷惘的眼睛看着凯莉的母亲,不明白她在说

什么。这段时间来,安德森感到很孤独,那种失去爱的孤独。虽然,凯莉的母亲每天到喂猫食的时候都会跟安德森说话,但是,她的眼泪和哀伤让安德森感到沮丧。它已经尽力了,但却无法安慰凯莉的母亲让她不再哭泣。其实,安德森心里也很难过。这么久了,凯莉都没有回来看望它,难道凯莉不再爱它了吗?想到此,安德森心里面也充满着失落感。自从懂事以来,它就跟凯莉住在一起,除了对它照顾和关爱得无微不至的凯莉,安德森感到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

凯莉的哥哥和嫂子开着他们的卡车专程来接安德森,并没有带他们家的两只猫。安德森认识凯莉的哥嫂。以往几年,凯莉总带着它回到母亲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凯莉的哥嫂也会带着他们的两只猫前一起来过节。因此,安德森与凯莉的一家也都认识。

安德森被重新放进笼子,它没有挣扎,甚至都没有喵喵叫。没有了凯莉的日子,安德森开始变得安静,好像懂事了。它耐心地呆在笼子里,看着凯莉的哥嫂与凯莉的父道别。他们在车道上拥抱,凯莉的母亲和凯莉的嫂子两个人相拥而泣了很久才分开。

纽约的几月初,空气里飘满春天的花香,风带着暖意吹拂在脸上,让人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息。大自然将纽约的春天装饰得依然美丽,但很多人却再也看不到这绿草粉花的美景了。

坐在后座位上,安德森沉默无声。汽车的音乐播放着《奇异恩典》这首歌曲,充满深情的女声在车里回荡着,勾起哥嫂二人与安德森关于凯莉的回忆。哥哥想起妹妹曾经在教堂唱诗班领唱这首歌曲,稚嫩的声音回旋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里。嫂子想到与凯莉一起在纽约开车购物时,凯莉最喜欢哼唱这首歌曲。安德森想起凯莉的公寓里,凯莉的手机铃声一遍遍回响着这个熟悉的曲调。

卡车开在前往纽约首府奥尔巴尼的高速公路上。公路上没有一辆车都没有,显得异常空旷。安德森不知道,纽约早已于一个月前封城,所有的人都开始居家隔离。道路两旁的树木一片嫩绿色伸向远处,几株樱花树急速闪过,粉澄澄的花开的是那么旺盛,宛若凯莉一闪而过的短暂人生。笼子里的安德森没有看到这些樱花,它还在想着凯莉。

第 221 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 宅家日记 Day 317 (接种新冠疫苗)

2月2日,星期二,雪。  
昨天(星期一)先生收到了NHS的预约信,通知他晚上7:30去附近的GP诊所接种新冠疫苗。这么快?上次电话联系的家庭医生通知他至少要等6-8周呢。

听到这个消息,先生很兴奋,下午先生就开车带我去看了接种诊所的具体位置。早早吃完晚餐后,先生沐浴更衣,准备得干干净净去接种疫苗。

晚上七点我们驱车去诊所,十分钟的车程,我坚持陪先生一起去,因为不知道先生接种后是否会过敏?如果他过敏,感觉不舒服,他不能开车,必须由我开车回家。

到达诊所停车场,一位男士站在停车场,指挥着停车位,我们按他指的方向停好车,当我们下车后,他告诉我们怎样进入诊所。

按照他的指示,我们走到了入口,入口处的门开着,里

面办公桌旁坐了一戴口罩的女士,她问我们谁接种?先生回答是他。女士确认了他的姓名,出生日期后让他进入。

先生赶紧指着我说:“她是我夫人,能让她也进入吗?”

值班女士为难地说:“对不起,我们严格控制进入人数,只允许接种的人进入。”我一听,不想让她为难,就对先生说:“我在车里等你吧?”

先生仍望着值班女士说:“现在外面很冷,她坐在车上等半小时,会难受的。”

女士听完,就对先生说:“你们等一下,我进去问问。”

于是她离开办公桌,进入里面,不一会儿,她出来了,对我们说:“进去吧,现在人不多。”我们马上道谢,然后她用手指指着我们该怎样走,去哪一个接种房间。我们再次说谢谢,然后顺着她的指示走向接种房间。

到达接种房间,值班的男医生已经站在房门前,见我们到来,他友好地看了我们一

静好(英国)

##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眼,说了一声“Hello(你好)”,然后说:“come in please(请进)。”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随他进入房间。男医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先生坐在他的桌旁的一张椅子上,我则坐在另外一张远离他们的椅子上。

当我们都坐好后,男医生再次确认了先生的姓名、出生日期、住址后,然后问了先生五个问题,如最近有没有打过预防针之类,在先生否定回答所有问题后,男医生笑着说:“好,你可以接种了。请稍等一下,我去叫接种的护士来为你接种。”于是男医生起身离开房间去通知接种的专门护士。很快医生返回了,随后一位身着白色护士服的年轻护士拿着注射针管和疫苗进来了,她走到先生跟前,问先生:

“你想打左手还是右手?”先生答:“左手吧”于是他脱了外套,露出左手手臂,让护士接种。我不敢看针头,于是赶紧别过头去,不看。

只有那么一两秒,护士说:“好,打完了。”打完针,护士就离开了。

我仔细望着先生,他看上去很好,没有任何不适。男医生问先生:“你有任何不适吗?”先生答:“没有任何不适。”

医生说:“好,你去休息室休息十五分钟。”然后告诉我们怎样去休息室。

我们按他的指示,走到休息室,门边坐在一位戴口罩的女士,看到我们进入,她指着她办公桌旁的两张椅子说:“你们坐这里吧。”我们说好,随即走到指定椅子坐下,值班女士拿过来一个沙漏,放到她

的办公桌上,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这是你们的计时器,沙子完了,就是十五分钟,如果你没有任何不适,就可以离开。”

我们道谢说好,值班女士离开她的办公桌,站在门旁,原来她为了给我们一个单独空间,她自己不能坐,只能远远地站着,我顿时感觉对不起,应该不进来的,给他们添乱了。

在等待的过程,我注视着玻璃挡板的休息室,那里有十几张椅子,有五人分开坐着,每人前面的椅子上都放着一个计时沙漏。

环视休息室一周后,我拿出手机,开始专心工作,先生则负责看沙漏。工作时时间过得很快,我还没编辑完一篇文章,先生就告诉我:“时间到了,我们回家。”我抬头一看沙漏,果真上面的沙全部漏完了,于是我们起身向站在一旁的女士挥挥手,离开了休息室。

从进门到出诊所,全程单向行驶,且标注清楚,医生、护

士和值班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先生对他们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组织很好,安排得很好,服务很好!”

截至2月2日,英国全境已有9,646,715人接受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496,796人接受第二剂接种。英国医护人员加班加点,以每分钟200针的速度,全力推进新冠疫苗的注射,现已接种疫苗人包括英女王和她的丈夫爱丁堡公爵等。

英国的总人口数为960万人,已经约有100万人接种,接种率超过10%。现在街上的人多了起来,由于严控,英国的新冠病毒新感染率和每日由此死亡的人数都趋下降趋势,我们似乎看到了曙光。

我很高兴先生终于接种了新冠疫苗,但他没有任何过敏反应,只要先生不被感染,我和儿子都是O型血,感染此病毒的机率小,且我俩更注意,希望我们全家都能平安度过此疫情。